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二十九

元 劉壎 撰

地理

四方之限

溟渤漲洋天地所以限東徼也惡谿沸海天地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渡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激瘴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泄

流沙於西陸決弱水於北漢天地所以界四維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止何極以上見羅泌路史中說

惡谿沸海

惡谿在閩多厲毒中者溫屯嘔泄逾者腳足腐弱其魚多鰐沸海常沸尤多惡魚炎州貢者經之路史之所載如此然予嘗仕閩數年不聞有此也惟聞延平一宣差言常汎南海海水中有火出郭學錄又言嘗見海嘯其

海水拔起如山高

西土頭痛山沙子黑水

自蜀賓國西行歷大小頭痛山及赤土身熱之阪山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者有頭痛身熱吐逆之病驢畜皆然夏月即死又經烏柁四百里石懸度山咫尺之路下臨不測在盤陀西南今葱嶺冬夏有雪即佛書

所言雪山者

路史說本  
漢西域傳

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往者女真既滅契丹其臣大

石林牙攜其子三晝夜踰沙子立之數十年粘罕不能  
近

黑水在梁雍間涉者脛黝黑

柳中路伊吾路陷河弱水

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並沙磧乏水  
草四面芒蓋西州之柳中路又有一路自柳中縣南  
東行經大海東又東南渡磧入伊州即裴所謂伊吾路  
今奉使者至高昌從武城西北有捷徑度沙磧千餘里

四面茫然不可準記行者唯視人死骸骨及驢駝糞以  
為記大雪即不得行或見宮宇忽聞歌笑從之者多不  
反蓋魑魅所為也當旦末西北沙中夏熱風為患惟老  
駝能知之風將作則駝聚鳴而擁其鼻口否則死今高  
昌客旅皆由伊吾道

出陽關至于開國路經陷河伐檀置中乃得渡也弱水  
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沈今川廣之界亦有一小河淖泥  
而深今古不得渡蓋亦弱也

海外多國

昇明二年倭王奉表條其祖之勲謂東北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倭王所服者然其未服之國又幾十百矣支顯西游道其所記數百國此于聞以西之國支顯所知者然其所不知者又幾十百矣智猛法盛之錄曇勇道安之傳蕃王之國不下四五百大廷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國數亦不下四五百此世所未嘗聞者是數千國俱樂土也則海外之國不勝其

多矣

凝按東北二字今路史本作東西

總前路史五段而論則知世間疆土如此其濶遠也今人惟指中國所統以為大直井蛙之見耳人豈可以不博覽哉

### 南陽形勢

往在閩閱艾軒先生林中書光朝文集內有一論謂南陽可都其說甚備失於鈔纂今閱歐陽文載慶厯間論西事書亦有一論曰臣聞漢高祖入秦不由東關而由



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境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長安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然自洛陽建都後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若能按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沿漢

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歐公建明南陽地利之美如此其說與艾軒合然艾軒則以孝皇有志恢復故欲於此建都以北窺中原而歐公則以元昊犯邊欲於此聚餽以應接西事其勢不同其論則一自古雖未嘗建都於此然合二論參攷則其地形勢有足取者陳龍川上孝皇書亦言荆襄南陽形勢可都謂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大意皆相近也

三輔黃圖

三輔黃圖上下二卷不著作書者氏名具載秦漢宮室  
苑囿甚備顏師古漢書新注多取焉唐書藝文志有三  
輔黃圖一卷列於地理類之首亦不言何人作其間多  
用應劭漢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也至魏人注漢書  
復引此圖為據以此考之得非漢魏間人所作邪卷首  
一序頗雅潔漫載于左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

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室過制秦  
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余適秦  
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  
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  
陽取岐雍鉅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於離宮三  
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馮藉富強益為  
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項羽入關燒秦宮闕三月  
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欲其子孫

長安都此也

長安本秦之鄉  
名高祖作都

至武帝承文景菲薄之餘

恃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畚鍤  
之勞歲月不息蓋騁其邪心以誇天下也昔孔子作春  
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  
哀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闕輔者著于篇  
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予觀此序簡而當質而  
不俚非近世所能及也

三輔本是三秦禹貢九州內則雍州也古豐鎬之地平

王東遷以岐豐賜秦襄公至孝公始都咸陽咸陽在九  
峻山渭水北以其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秦并天下置  
內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為三以章邯司馬欣  
董翳為王謂之三秦故漢高帝入關定三秦也五年高  
帝在洛陽婁敬說帝都長安留侯從而贊之有居高屋  
建瓶水之說自是漢始都之初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  
元年改內史為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俱  
治長安古城中公羊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馮

翊注曰馮憑也翊輔也翼輔京師也其地今同州扶持也助也言助風化在今岐州

始皇三十五年作朝宮於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為鐘鐻

古以銅為兵故可鑄鐘

高三丈銷鋒

鐻為金人十二立於宮門

舊注云鑄金狄人立阿房宮前

坐高三丈董

卓悉椎破銅人銅臺以為小錢魏明帝欲徙二金人於

洛陽載至霸城重不可致留之

阿房宮一曰阿城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木蘭為梁磁石為門

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為之令四夷朝者或阿有隱甲懷刃即吸止以示神亦曰卻胡門

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未果以其宮在阿基旁故天下因謂之阿房宮

望夷宮在涇陽縣界北臨涇水以望北夷故名

未央宮漢初蕭何造高祖見而怒其壯麗者也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五十丈高三十五丈武帝



以木蘭為棼橈

棼橈也

文杏為梁柱金牖玉戶華棖壁璫

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

窓也

丹墀左城右平

城階級也右則榮車

上故使之平左則人工故為之階級

黃金為壁帶間以和氏珍玉風至其

聲玲瓏然也宮內又有金華承明昭陽等殿及麒麟閣

天祿閣金馬門

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名

建章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漢武帝造度為千門萬

戶自宮西跨城沚作飛閣通之正門曰閭闔

閭闔本天門而宮門

名之以像天門

高二十五丈左鳳闕

闕上有金鳳高丈餘即銅鑄鳳也

高二十

五丈右神明臺門內起別風闕

以其出於宮垣  
識風從何來也

高五十

丈對峙井榦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前殿下視未央宮  
西漢宮中有百子池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者後出宮為  
扶風段儒妻能言在宮中時見戚夫人侍高祖常以趙  
王如意為言高帝思之幾半日不能言嘆息悽愴未得  
其術使夫人擊筑帝歌大風以和之予嘗見盱江李先  
生賦戚夫人有曰百子池頭一曲春不知其旨今閱黃  
圖乃見原委如此

漢有飛廉屬玉觀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造飛廉者神禽也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銅鑄置觀上因以為名屬玉者水鳥似鵝鵠以名觀也又曰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礮石為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以名閣所藏入關時所得秦圖籍成帝又於此藏祕書天祿閣亦藏書籍所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二閣蕭何造以藏祕書以處賢材也

靈金內府藏太上皇徽時一佩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  
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上皇游豐沛山中寓居  
窮谷有人治鑄上皇息其旁問鑄何器工者笑曰為天  
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治之即成神器可克  
定天下昴星精為輔佐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上皇解七  
首投爐中鑄成劍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  
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  
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

者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

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惠帝以此庫貯禁兵器

名曰靈金內府

世人常言高祖起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不知劍之所始乃如此

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

世人常用折柳送別事不知出此唐王維詩蓋本此也遂為故事

宮殿觀闕之盛肇於秦而繼以漢舉其最則秦有朝宮

阿房漢有未央建章以高言輒曰五十丈三十五丈或

二十五丈以深廣言輒曰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或

東西五十丈深五十丈以規恢延袤言輒曰三百餘里  
少亦二十八里或曰可坐萬人或曰庭中可受十萬人  
或跨渭而造石橋或跨城池作飛閣輦道大槩極土木  
之工始之於秦穆公惠文王大之於始皇尤而效之者  
蕭何又甚焉者漢武也計其壯鉅雄峙摩雲霄而傍日  
月雖傷財害民不免怨讟然遐想氣象其能致此亦真  
丈夫之雄也惜夫興替不常古今同盡乃固有巍巍千  
載者不旋踵而化為游塵蕩為冷風潘安仁西征賦有

曰所謂尚冠修成北煥南平

皆里名

皆夷漫蕩滌無其處

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大液凌建章又曰驚雉雥於臺陂狐兔窟於殿傍又曰洪鐘頓於毀廟桀風廢而不懸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霸川悲夫英雄之建立乃如斯而已乎予嘗欲一游終南之山渡灞澇之水弔秦漢之故都而物色其遺跡今南北混一踰四十年兆足以行而予又老矣鄉里非無客京兆者京兆之人非無與余交者及詢訪往古俱不能知蓋其愚俗懵

學故不能通知古今也姑述此以志予懷古之恨若夫  
陳之臨春結綺隋之西苑唐之華清宋之艮嶽是又不  
過供游宴之娛非若秦以壯大夸西戎漢以市麗重威  
武者也無足道矣

### 新豐建立

史載漢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既定天下西都長安  
而太上皇不樂闕中思慕鄉里高祖為徙豐沛屠兒酤  
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衢



亦競識其家似此即是仍效故豐街巷市井民居也一  
遷徙間多少事節雖足以悅其父而不免於勞其民矣  
然此樣子則古所無之後世不再有之亦奇事也

袁廣漢園池

茂陵富民袁廣漢藏鏹鉅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山下  
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累石為山高  
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犂牛青兕奇獸珍  
禽充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致江濤海鶴孕雛

產穀延漫林池屋皆喪回連屬重閣修廊行不能徧也  
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為官園鳥獸花木皆移入上林苑  
中悲夫廣漢真愚人也已夫以漢武之為人百世之下  
閱史冊猶知其非能容物者彼方修建宮苑夸示四夷  
一富民乃欲與之敵帝豈能平邪其取誅滅宜也近代  
韓侂冑修園甚麗後亦沒官然事體卻不同

川江圖

予六十年前見蜀人李宰所藏長江萬里圖起岷州訖

浙江海門山川城郭歷歷可翫惜不復覩今黃德英示  
以蜀江圖一卷廣踰半尺長四丈餘其間惟畫蜀江起  
威州訖公安而止不得如舊圖之抵海門也謾記大畧  
以見沔蜀之艱險云自公安縣沙市而西即江陵府治  
江北而荊門軍治江南有黃牛峽有鹿角灘歷巴東峽  
口即峽州治江北有人鮪甕有江心烏龍石進即石首  
縣治江南又進即歸州治江南有巫峽有楚王樓有巫  
山十二峰有宋玉亭皆南岸也又進即巫山縣治江南

有杜甫草堂進為夔州有白帝城有八陣圖有瞿唐峽  
豔瀕堆雲安縣治江北而萬州忠州皆治江南璧清江  
縣至遂寧府重慶府及酆都縣亦治江南有酆都寺有  
酆都觀又歷涪州恭州而上則瀘州亦俱治江南前進  
叙州乃治江北有馬湖江有大小烏龍山又進則嘉定  
府治江南有九樓佛閣則在江北遂為眉州亦治江北  
有蛾眉山有秦楚樓有芳草渡有萬里橋則俱在江南  
由眉而進則成都府治江南而永康軍則在江北有三

十六峯在江南南為青城縣有青城山有玉女關有玉壘關有七盤山至威州治江南止矣一卷之圖首尾如此予跋其後曰右潁川德英父所藏蜀江圖也廣僅半尺修踰四丈西起威州東訖江陵凡跨十有八郡其間山川城壘人物聚落仙宮梵宇風飄浪舶歷歷在眼往年德英曾示此圖一軸予固賞愛為賦詩今閱此卷更自精工彌使人賞愛不已真奇筆也憶少日閱輿地志極愛西蜀風景形勢銳欲溯巫峽閬劍門周視古英雄

爭戰處稍慰胸中之奇顧蹉跎沒老付來生矣展翫傷  
懷因寄一嘆并載前詩曰誰貌坤維入畫圖東西川合  
匯荆湖金湯夾岸提封接玉帛連檣貢賦輸劒閣幾煩  
豪傑夢錦城曾是帝王都如今混一兵爭息見說烟琴  
漸似吳

十二峯石

巫山十二峯口習耳聞熟矣終未悉其何名今因蜀江  
圖所載始得其詳曰獨秀曰筆峰曰集仙曰起雲曰登

龍曰望霞曰聚鶴曰棲鳳曰翠屏曰盤龍曰松蠻曰仙人予因藥括成句曰筆峰獨秀集仙起雲登龍望霞盤龍翠屏聚鶴棲鳳松蠻仙人總為六句聊便記覽耳山在歸州乃川江之南岸見者謂十二峯元不聯屬往往懸隔相望若欲觀玩惟泝流入蜀者甚便儻順流而東則三峽水急如箭不容寓目所謂歸州淘米峽州喫飯可見其峻疾矣

閩地險惡

予幼讀南豐先生所作道山亭記摹寫閩地山川險惡之狀筆力精妙宛如圖畫殆似西漢文章歐蘇不能及也然平時只作文字看實未信其險惡果如此至大辛亥赴官劔津初入杉關已見山嶺崇峻回首江西如在平地猶未覺其險也自邵武城下發官船歷挈口驛富屯長驛順昌縣玉臺驛順流赴劔然後見谿灘湍激石筍峭峻舟行其間時遭驚駭予舟中因語孫兒以道山亭記昔聞而今見之其所歷與記中所載無不合者茲



錄于後其略曰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  
始併為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  
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纍數  
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涂  
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厓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  
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  
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  
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

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膠揉或逆走旁射其狀若  
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汴沿者役便利失  
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  
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  
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隙多阻豈虛也哉云云朱文公  
嘗愛曾文以為嚴健有法此語信然近學錄鄭見獨為  
予言道山亭記豐碑鉅刻巍然猶存鄭三山人也故知  
之他日有便至其地當命匠致墨本歸鄉里示親朋庶

猶可鄉先達之萬一云

前代軍壘

秦隴封建易為郡郡置守漢因之國皆為郡更曰太守  
至隋廢郡置州唐世天下俱為州改太守曰刺史宋又  
改曰知某軍州事此其大略俱可曉也獨有數小壘名  
之曰軍者未悟其義而其治所又多在各道接境去處  
如建昌軍邵武軍則江西福建界上也如南安軍則江  
西廣東界上也如江陰軍則浙西之盡頭如廣德軍則

江東之盡頭如桂陽軍武岡軍則湖南之沿界豈非常  
時諸州地理闊遠綏御不及故於接境聚軍以控扼之  
其初不過營壘久則因以軍為名且從而例視若州府  
之類矣夫軍之字義與州府郡邑不同流俗承譌併失  
字義遂真以軍為郡不亦謬乎以軍為郡不記始於何  
朝而建昌志曰南唐元名建武軍入宋始改建昌則軍  
之叛也豈五代時耶其間有臨江軍則居江西之腹興  
化軍則處閩海之濱茶陵軍亦在湖南內地

今考之亦  
接吉安界

又不盡居接境處又是一例宋時仕宦應得郡而資淺者未授以州府首命為知軍而軍之地望亦自不等如南安軍在江西窮處國小地狹而地望乃特重為守臣者率年歲陞遷為部使者如提刑提舉之類其平遷亦得佳郡蓋以郡當東廣之衝地有蠻峒之擾苟撫治有功則因優之也景定庚申梅知軍鼎徑除江西提刑後趙知軍孟適段知軍浚皆擢守建昌其餘諸軍則未之聞也而宋時雄藩大鎮又自別有軍號如杭州曰寧海

軍紹興曰鎮東軍温州曰應道軍婺州曰寧遠軍嚴州  
曰遂安軍平江曰平江軍建康曰建康軍揚州曰淮南  
軍龍興曰鎮南軍贛曰昭信軍建寧府曰建寧軍泉州  
曰平海軍如此者不盡記每軍皆設節度使官一品其  
地則謂之節鎮節度使止遙授請厚俸而不親臨其郡  
非若唐代淄青盧龍宣武等處節度則真有其地統其  
軍跋扈難制至於篡逆也宋制節度使官儀甚盛其家  
建巍樓植纛其中有黃幡豹尾之屬名之曰節樓又祀

神名之曰節神其節度使每出則千兵擁衛捧節前驅見者避路有令曰衡節者斬然所統軍卒則咸無馬

天齊

封禪書載秦始皇祀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也居臨菑南郊山下注引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天之腹臍也又曰齊所以名為齊以天齊也注曰當天中中齊愚嘗於前卷略議之今詳具其說如此乃知衡華嵩恒俱稱某天某天

而東嶽獨稱天齊有以也

當天之中故祀天主與地王不同

### 不夜城

不夜乃古縣名齊記云古有日夜出見於齊東境故萊子之城以不夜為名

### 市井

予嘗疑世稱市井二字無義按史記正義曰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買賣故言市井乃知舊所疑不差



九河之名

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

陽關

唐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曰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知音者以此詩作三疊聲歌之予初不考陽關在何許意疑玉闕左右及見五代晉高居誨奉使于闐記所載乃知陽關去玉闕尚遠其略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

涉沙入党項界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  
嶺即党項牙也渡曰亭河至涼州又西行五百里至甘  
州即回鶻牙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  
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綴  
之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  
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州  
多中國人瓜州南十里有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  
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所竄也

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云由是觀之則玉門關距雲州  
近二千里又歷瓜州沙州而後至陽關渡又遠數百里  
矣江南人望張掖酒泉已覺縣遠而班超云臣不敢復  
望至酒泉郡止願生入玉門關則其遠於酒泉可知已  
陽關又遠於玉門宜其謂西出陽關無故人也安西在  
陽關之外知又幾里今日甘肅置行省可見提封之廣

識者謂天下地理惟西最廣恐或如此

音律中有甘州涼州伊州曲

尾間

弘齋先生包樞相嘗言昔為台州通判日州連東海遙望海洋中有漩渦至數十疑即所謂尾閭也予每欲質其事而無由至大庚戌辛亥間石塘胡汲仲長孺為台州寧海主簿縣正與海接予與石塘公厚因以弘齋舊說叩之今得其回書云寧海在台東境距平陽嶺海七百里距鄞為近其又東境即大海人舟所不敢涉惟冬則釣船行二程輒止相傳其東則鬼國水勢流下雖潮生時亦不可上恐是尾閭處也弘齋謂見有十數渦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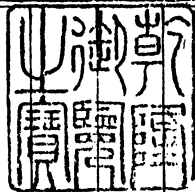
某所未見也汲仲之所報如此予以嗜古好奇之故博徵異聞於所親歷者然猶不能究尾間之實則據紙上而妄談者何足道哉

洗馬池

江西龍興市心有一方池臨街綠水泓澂名曰洗馬池不悟其義近聞一人云古有姓李者仕為太子洗馬居此地故得名然洗馬之洗本音鮮非音徙也豈俗不識字故傳譌邪予去年到龍興乃見已為民居障蔽不復

得見矣

去年乃至  
大辛亥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  
卷二十九

三

隱居通議卷二十九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三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sub>臣</sub>丁雲錦

員外郎<sub>臣</sub>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于鼎

膳錄監生<sub>臣</sub>徐用書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三十

元 劉壘 撰

鬼神

目擊三怪

神怪之事吾素不信但即今數事乃吾目擊而身親者  
殊未有以自解南豐石僊觀之前有巨樟一株世傳宋  
延平辛丑歲有方士冷道者在彼修煉一日叱木使開



則木腹中虛因入其中坐化而逝未久生合里人相傳  
以為神後治平丙午令公胡若者不信斧而驗之則見  
道者兀然而坐儼然如生欲後來取信傳以塑繪焉自  
是歷二百年木不復合予親見所斧木竅長盈尺闊數  
寸中虛而枝葉茂冷道者兀坐猶故也心竊怪之越寶  
祐癸丑寒食後一日大風拔木木雖仆而冷道者猶兀  
坐木根之上屹無所傷屋而覆之至今猶存此不可解  
者一也豐之軍山險峻倚天號江南絕頂上有石室祠

淳丘王郭三真君曰三僊禱祀者歸焉時見雲霧滃鬱  
中有光如日暈大如車輪鄉人稱曰圓光光中見三僊  
冠服貌像隱隱可辨其飛行翕忽或升或沈頃刻不見  
此不可解者二也咸淳癸酉歲余家盱城中聞南豐母  
舅家為鬼所侮每當昏時有聲歛然于屋前後或窻櫺  
或庖湑環繞而鳴老幼皆縮頸滅燭噤不敢聲達旦乃  
已明日復然如是者踰半年已而姁氏病且死予聞訃  
往弔將就寢忽聞鬼聲去卧榻三五尺去地僅二尺且

行且鳴予叱之不止已而其聲或遠或近予亦困且睡  
矣禮畢余適反盱城後乃聞其聲漸息而舅家亦遷別  
居越三載北兵薄盱城下予奉親還南豐無所於居因  
假舅氏舊館寓焉則昔之鬼聲無聞矣每獨坐至夜分  
亦汔寂然未幾此屋遭兵燬蕩盡然當時何其怪也此  
不可解者三也神鬼有無當必有知者今紀目擊身親  
者如此

雷神顯應

趙倅良驂言宋時仕潭州一日迅雷擊壽星觀碎鴟吻道士見雷神青面緋衣褰回檐間久之始去後乃知鴟吻中有真誥神取出之置于道寮窻內桌子上其褰回者疑一時未定置頓之所也

鄰寺林長老自衛言至元十九年隨其師曰湖山僧錄者寓吉州一日雷震報恩寺寺有八難觀音堂堂皆涌壁雷繞其間久不止有僧判甘藏卜者胡人用本俗法披紅禪衣誦一番呪語以五斗米撒之雷乃去擊其寺

門而散雷神悉取涌壁上觀音像及從神等移置案上而於涌壁之後搗擊柱木皆碎凡佛像無一損者

吾州梓源李規可圓孫有子因事微忤規可明日規可出州訴之行至廣沙坪衆勸以反乃拜天訴子抵家以原詞置竈中焚之未幾其子入州行至父所拜處迅雷一聲殛死衣裳破裂如絲是日也余在郡庠講堂竊怪霹靂非常已乃聞霹死其子身有至元鈔兩張雷火不焚朱墨煥然

秋麓叔父鏗嘗言京源曾氏有婢常搗米穀于糞壤

往往不加愛惜或勸止不從一日婢正撒米穀忽雷火  
焚婢自頂至踵炮其半體餘半體無所傷幸不死蓋亦  
憐其愚而警之

羅濟翁公讓言其鄉中有職役人二其一純實其一兇  
狡純實者因某事聚少米其兇狡者緣怒恚以米棄溝  
瀆中狼籍滿地純實者勸之不從一日二人同行暴風  
急雨忽至雷電隨之漸覺晦冥二人者將避之而無其  
所遙望前途有社林焉擬造樹下避雨既至則見社林

中有數人若吏卒或衣緋青或黃帕首急禽兇狡者捽之俄有一人若功曹然張幃幙及榜挂之命左右扶純實者去且令勿損其身俄迅雷一聲俱無所見惟見兇狡者橫屍在地此人惟頭髮被焚病啞三日而後能言所遇如此

吾里之東某里有耕夫某一日出外惟母在家舂米耕夫有子尚幼偶戲臼中不覺碓墜竟舂死其子素狠母懼其歸見孫兒已舂死必怒也走某家避之其子歸見

其然不言而淬礪一斧藏腰間密往求其母得之某家  
邀母歸將甘心焉行至中途風雨陡暗迅雷一聲殛其  
子死而母汔全雷霆於他事或恕惟不孝於親及不惜  
米穀二事考罰甚嚴蓋報應屢顯豈非天條所禁二事  
尤重邪丁丑年州前米戶某因忿詬棄米殛死今年甲  
辰歲重五節日北郭黃某之婦忤舅姑忽雷大震繞其  
家烟火滿室其婦焚髮而竄屋亦旋燬幸免殛死耳父  
母生我者也五穀養我者也造物益於二事獨重重生



養也

大乾夢錄

予幼獲觀大乾夢錄一冊載隋溫陵太守歐陽公祐洛陽人仕閩授代歸自經邵武光澤之大乾愛其山水清秀盤桓久之已而舟溺夫婦俱死焉後人葬於其地久之發靈廟食纍受封爵為王宋時士人應舉者求夢多應好事者輯之曰夢錄世變以來文籍散失予不見此錄數十年皇慶癸丑官於劍津鄰人詹翠屏出示新刊

實錄視舊增倍因借觀之而摘其可存者漫記于後

王居西京洛陽河南府洛陽縣水南東地名福善坡東  
有會仙樓南對瓦子門西抵鉄器市北有會景樓王以  
某月五日生娶崔氏

隋恭帝義寧二年始立歐陽太守之廟

唐僖宗文德二年始受龍湖禪師戒斷血食

宋仁宗

開

元年始封通應侯元豐五年進封祐民公

崇寧

開

額曰惠應廟政和六年封廣祐王紹興

開

廣祐王紹興十三年封明應威信廣佑王

闕

明應威信廣祐福善王嘉熙中換封

闕

福善王寶祐中又換明應威聖英惠福善王

闕

明烈威聖文惠福善王

唐僖宗少子得道於石霜和尚自湖南來邵武入龍湖  
建道場號圓覺大師名普聞實有戒行見廟下烹殺甚  
衆師憫焉為偈曰悟道不同死死中生不忘虎無心伏  
人來與惠降殺生及死祀輪回萬劫殃為報人天界無

遮福最強欲種多生果修齋勸大王昔年地獄裏今日  
作天堂是夕里老夢神云我已受圓覺禪師戒後祀我  
當如比丘飯足矣自立廟歷二百七十年而後改至今遵之

古碑載王守泉州滿歸假道邵武維舟大乾谿渚偕夫  
人崔氏縱觀山川秀麗誓曰此福地可廟食復次舟行  
數里風浪掀作覆舟舉家陷溺公與夫人屍存涯溪遂  
沿流至于生前所誓廟食處鄉人驚異送其屍東下津  
流二千里明晨逆流又至所止處鄉人復津送加以里

數翊旦又至所止處或謂斯乃賢哲人率衆備儀葬于山間越十年凶荒疫癘民始崇禱建廟塑像

劉侍郎岑作邵城熙春臺別廟祀有惠應神徐端修自吳中來過建昌訪道士王文卿文卿授五雷法能致雷雨道行甚著因語徐曰邵武頃大旱予拜表至帝所見所謂惠應神叩王陞為民請甚力帝諭若不許然神具言其州窮且瘠民不可一日無穀詞甚懇切乃得請而歲有秋岑聞是語心敬焉

文卿即王侍宸

寶錄載邵武自宋代紹定庚寅之變比歲不靖端平甲午歲金華王子文望為守與寓公率士民迎福善王就郡治建黃籙醮邀龍虎山張天師至時寓公杜子昕景與祠家居與王守同主醮事命道士林逍遙拜章初拜未得達逍遙行持再往遂伏地不起自己至申州前忽雨天花一城競觀空中繽紛墜地即不見盛以衣裾亦無有踰時乃止久之林方起喜色滿面謂衆人曰適到天門遇福善王云已得請于帝子可回矣具言上帝以

邵武醮事精虔特賜邵武太平四十年兩齋官皆得厚  
賞自是郡果寧息生齒日繁後王公仕至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杜公仕至吏部尚書贈少師逮咸淳某  
歲黃廖二峒盜起寓公相與議曰四十年之期已過盍  
再建黃錄懇之于神衆推國子監闕吳某與闕大  
夫杜伯堂蕪主之蓋伯堂乃子昕尚書之闕

觀命道士謝某拜章既起徑入治靖色密語謂杜吳二  
公曰適得報邵武當有大厄上帝已命福善王往芙蓉

城去矣二十年方反殊可憂也中夜禁詞羣鴉喧噪衆  
失色明年兵禍果作丙子後盜屢犯城無寧歲大乾祠  
祀亦弛至元辛卯汀寇鍾明亮平後民始漸安香火繼  
盛而邵武亦粗復承平之舊焉天花事乃黃某說方雨  
時親見之芙蓉城當時杜吳二公秘不言獨私告在軒  
黃公紹未幾二公捐館後在軒始與先人言蓋乙酉正  
月也

頃甲戌乙亥間時友易雪厓仲信往大乾叩國  
祚夢王者冕服相迎止云不忍言未幾革命

### 神怪窈冥



神怪窈冥之事知道者不言且不信謂其害道也然亦有不可以理曉者如洪都之鉄柱上清之仙巖軍峰之圓光西湖之飛來峰與夫廬阜天池則見普賢天燈西蜀峨嵋則見文殊天燈皆彰彰在人目烏得以為誣邪豈古亦有之特智者不言歟怪力亂神夫子不語耳而不曰無也然佛法自漢方入中國則廬山峨嵋之天燈其亦古有之歟抑山嶽鍾靈光景異常而後之佞佛者遷就以神其教歟予又聞長老言州西門石背有王姓

家建大醮醮之夜有神空中語云醮事甚虔但作羊屎  
臭爾或以告之王王甚不滿窮詰其故乃是日炊齋而  
薪不足急毀羊圍木足之王由是震懼欲重建醮累歲  
齋潔疲精竭誠雖麴麥亦別畦以種不加糞穢復建醮  
事至中夜忽見馬靈官自虛空降入醮筵巡行一徧謂  
王曰上帝念汝至誠遣吾一視俄去不見又聞鄉里前  
街汪姓者因田地事建大醮其館客誤青詞有曰芒芒  
九土盡入吾疆醮之夜館客坐於門彷彿見大街一將

吏乘馬自東來至前曰芒芒九土是何等語手撫其面  
俄不見客自是頭不正由是觀之則此事真不無邪傳  
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以鬼神對禮樂而言其真  
有邪要之識者不必語有無唯當修身謹行孝弟忠信  
以無媿對越而已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守荆門日罷設  
上元醮有榜文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  
是禍嗚呼盡之矣

土神誥詞

庚子五月因觀江漲至五通廟忽憶兒時見將軍誥詞  
一軸乃宋封周將軍為宣闕侯者也今其軸雖不存中  
間一聯最佳云漢將軍有功得封闕

記其時某人當制也又記里中軍山神加封  
仁顯二字誥詞有曰能博其施斯之謂仁有赫厥靈於  
乎不顯語意俱到今刻石西門廟中

德祐拜章不達

沈德載言德祐危急時慈元命上清宮鄧道士拜章祈

天永命道士伏地凡四日始寤曰章不得達也亦不得  
近天門止於剛風浩氣間端跪以俟久之遙望祖師舉  
手麾之曰不可於是乃還已而果然

天師退潮

宋理宗時浙江潮溢犯杭都久不退朝野危之有旨召  
天師卻潮時三十五代天師則觀妙真人可大也既至  
而潮退理宗大喜加封錫賚甚侈聞之是年實以四月  
十三日策功今大德二年戊戌歲春潮犯鹽官州漫溢

百餘里所損不可勝記漸逼城市久之不退父老援宋  
事請於江浙行省宜迎天師退潮今三十八代天師則  
凝神廣教真人與材也省命父老來迎且奏聞於朝使  
者至真人以其禮聘不莊沆不為動卒辭行而遣宮中  
道士持鐵符往治之既至鹽官州行李叢襍姑以鐵符  
挿水濱忽波濤洶涌若有神護之者道士喜乃易法服  
持符登舟衆人羣擁聚觀簇立堤岸遙見彷彿有金甲  
神者立于空中道士行法擲鉄符符躍波面者數回而

後沉沒頃之天色晦冥霹靂一聲越數日乃見于別處  
擁起沙堆十數里於其上得一物似龜大如車輪介而  
三足蓋所謂能也取而剖其半入朝以其半入上清宮  
表顯其事方道士行後朝命奉御偕某官來真人以君  
命乃行亦四月十三日人皆異之真人至行省而妖已  
除乃作醮事又築堤建祖師正一真君殿以鎮之

朱張福業

浙西朱張二豪本樵夫乘乙亥丙子革命時南北雲擾

入海嘯聚剽劫所殺畧皆富商巨舶由是大獲致貲產  
珍貨無與比官皆宣慰參政而朱尤豪既豐溢即思善  
果往往捐金佞佛剏寺建像極侈一日在金陵適張天  
師應詔經從朱建大醮祈張行持且請召神降筆以卜  
休咎張令設黃幃帳縣鸞筆俾朱默禱久之筆墜啟視  
書云積福如山造業如坑推倒福山填不得業坑朱大  
駭懼人以為名言不數年果敗死家屬物產俱沒入官  
世言湯武逆取而順守傳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



香神其吐之乎是以順守之意然而非也既以逆取違  
天多矣其能守乎殺人取財冤氣貫日乃欲以不義之  
貨媚佛求救吾不知數椽之寺舍數堆之泥像而可贖  
彌天滔海之罪邪佛固仁慈然視衆生平等亦豈肯為  
逋逃主而使冤死者不少吐氣哉朱張伏誅豈神不救  
夫子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噫神真能仁矣

隱居通議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三十一

元 劉壎 撰

雜錄

折獄龜鑑

高宗紹興三年降詔恤刑戒飭中外俾務哀矜時有承  
直郎鄭克明為湖南提刑司幹官因閱和凝疑獄集嘉  
其用心乃分類其事自釋冤辨誣至嚴明矜謹凡十二

門易舊名曰折獄龜鑑所載皆古事亦多有不切可刪者然有數事增人智識爰摘錄之

釋寃明載唐李勉鎮鳳翔有耕人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為令者慮公藏守不謹收置私室翼日開視皆土塊耳令以狀聞府遣掾按之不能自明誣服換金初云藏之糞壤被人竊去後云投之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而皆以為換金無疑時袁滋在幕府獨疑其枉勉乃移獄付滋鞠之滋問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

獲者則二人以巨竹舁至縣滋乃于市肆借金依塊形狀鎔寫校量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盡計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乃知在路之時金已化土矣令乃獲雪

出康

駢劇  
談錄

辨誣門載唐李靖為岐州刺史有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且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

聖旨今失告狀罪在我矣幸救其命告事者乃別疏告狀與之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即日還京以聞告事者伏誅

又載李德裕鎮浙西有甘露寺主僧訴交割常住物數內被前知事僧沒金若干兩引前數輩為證遞相交付文籍在焉鞠其僧已服盜取之罪未窮破用之所德裕疑其非實僧乃訴冤曰本寺積年止有文書陞載分兩交承其實無金衆人以某孤立不狎流俗欲乘此擠之

德裕惻然曰此不難知也乃以堯子數乘命干連僧人入對悲坐之堯于中門皆向壁母得相見各與黃泥令模作前後交付下次金形狀以憑證據而形狀皆不同乃劾其誣一一服罪

議罪門載漢景帝時廷尉上囚有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為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得比于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

已絕宜與殺人同不當以大逆論

又載漢宣帝時燕代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而生一子及將分離爭子興訟丞相黃霸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以子還母

又載元帝時王尊守槐里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婦人告其假子不孝曰兒嘗以我為妻妬答我尊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顏師古說歐陽尚書有造獄事謂非常刑各造殺戮之法尊于是出生

廷上取不孝子挂磔著木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又唐徐有功為司刑丞時有韓純孝者受徐敬業偽官  
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籍  
沒有功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若情狀難捨  
或敕遣戮屍餘非此塗理絕言象緣坐元因處斬無斬  
豈合相緣既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減止徒坐頻  
會赦恩今日即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  
放由是免籍沒者數百家



又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訟未能決鎬尚幼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又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有一子明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產依戶口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父母死時其子尚在即財產乃子物所謂出嫁親女乃係出嫁姊妹不合有分

懲惡門載孫沔知杭州有丐者左臂無一手右臂惟兩

指盜細民鑊相競至庭丐者舉臂泣曰細民証我我無  
手人豈能盜鑊沔即然之叱細民出撫勞丐者因予以  
鑊始弗敢受再三安慰丐者不悟也以指撮鑊徐以臂  
舉戴於首而去沔追還斷其指令於市

摘姦門後魏李崇為揚州刺史部民苟泰有子三歲失  
之後見在郭奉伯家各稱己子並有鄰證官不能決崇  
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吏謂曰兒已暴死可  
出舉哀泰聞之悲泣不自勝奉伯嗟嘆而已殊無痛意

遂以兒還泰

鈞惡門唐張允濟初仕隋為武陽令鄰邑有民以牸牛  
依妻家數年孳生十餘犢及將異居妻家不與本縣不  
能決乃詣武陽訴之允濟曰爾自有令長何至此也民  
垂泣言所以然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蒙其首詣妻家  
村中云捕盜牛者盡召集村中牛質所從來妻家遽指  
所訊云此是女壻家牛不知來處允濟發蒙曰此是女  
壻可以牛歸之妻家驚服

又一事相類者王恭戍邊留牯牛六頭於舅李璉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曰牯牛二頭已死當還四頭老牯餘非汝牛所生恭訴于縣縣令裴子雲以恭付獄追盜牛賊李璉璉皇怖而至子雲叱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璉不伏喚賊對辭乃以布衫蒙頭立南墻下璉急吐款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牯牛所生非盜得也子雲令除恭頭布衫璉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即還牛更欲何語璉默然復謂璉曰五年養牛

辛苦特與五頭餘並還恭聞者歎服

又唐江陰令趙和咸通初以折獄著聲淮陰有二農夫  
比莊通家東隣嘗以莊契質于西鄰後當收贖先入八  
百千自恃密熟不取文證再齎餘餼至西鄰遂不認東  
鄰訴于縣于州皆不得直遂越界訴于江陰和曰縣政  
甚卑何以奉雪東鄰泣曰至此不得理則無處伸訴矣  
問汝果不妄否曰焉敢誣乃召捕賊人齎牒淮陰云有  
叔江賊按鞠已具其同惡在某處姓名狀貌悉以西鄰

指之請梏付差去人西鄰自恃無迹不懼也至則械于庭和厲聲詰之囚泣訴其枉和曰事蹟甚明尚敢抵諱所劫之物藏汝莊中皆可推驗汝具籍貲產以辨之囚不虞東鄰之越訴也乃具折穀若干莊客某人者紬絹若干家機所出者錢若干東鄰贖契者和復審問乃謂曰汝固非劫江賊然何得隱諱東鄰贖契錢八百千遂引其人對証乃慙服梏回本縣牒請檢付契書復置之於法

又章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放火焚舍稱火燒夫死夫家訴官妻不服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而積薪焚之活者口中有灰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屍口果無灰乃服罪

又南方有偽裝毆傷痕者以樺柳涂膚則赤如毆水洗不脫然識者亦能辨之蓋真毆傷者血聚則硬偽者則否

又侯臨為東陽令時他邑有民因分財產寄物姍家遂

被諱匿屢訴弗得直聞臨治聲越境求伸臨曰吾與汝  
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年縣獲強  
盜因縱令妄亂供通有贓寄某家移文捕至下獄引問  
其人泣訴盜所供金帛皆親黨所寄者臨即追元告民  
識認盡以還之人服其神

夾漈通志

余自少聞閩中有大書一部名曰通志知其為名儒鄭  
先生所著也先生諱樵字漁仲興化人自號夾漈予思



見其書而無繇近大德歲間東宮有令下福州刊通志  
于是益思見終無繇也游宦劍津始獲見通志二十略  
乃興化舊刊本近三十冊或曰此通志之節略者爾或  
曰此說非也通志凡二百卷為全書而二十略者特傳  
志中之一所謂略者非節略之謂夾漈序曰總天下之  
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  
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由是而推則二十畧自二十略  
通志全書自全書而略在全之內也今福州所刊通志

凡萬幾十板裝背成凡百十冊視興化之三十冊則福  
為全志明矣大抵通志之作乃鄭先生欲破班固斷代  
為史之非而律以司馬遷通歷代為始之法故趙必昱  
之跋直指為全史而不以為類書其說謂通志以紀傳  
表志為例大意法司馬子長史記以全書名志故以畧  
名天官等書又曰莆陽刻本二十畧然全史未之見則  
志自志畧自畧也予今僅見二十畧而其全志未睹未  
敢輕于論議謹按二十畧之次序曰生民之本在姓氏

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字故作六書略明七音之本達六合之情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畧天文在於圖象有義無象莫能知天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封圻封圻之要在山川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原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畧梁汴者四朝舊都足為痛定之戒南陽者中原新宅宜為無疆之基故作都邑畧謚法一家國之大典今所纂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謚法畧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今之祭

器出于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  
為本詩以聲為用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  
使笙歌之道日微故作樂畧學術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  
籍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故作藝文略冊府之藏不患無  
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故作校讐略圖成經書成緯古  
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即圖以求者易即書而求者難  
故作圖譜畧款識者古人之面貌金石之功寒暑不變  
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故作金石畧洪範五行傳者

巫瞽之學也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  
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臣故削去  
而作災祥略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通鳥獸之  
情狀察草木之精神故作昆蟲草木畧凡十五略出臣  
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序五禮職官略秩百官  
選舉畧言掄才之方刑法畧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  
貨之源流凡茲五畧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  
先生自序二十略之大旨如此其編摩之勤意度之新

誠為苦心千載獨步然披覽究竟似亦止是類書故庸  
齋之序以為博不如約特其該洽精審則勝於通典事  
文類聚翰苑新書之類至於通志全書世以為史尚未  
及見又不知先生所以用意者何如也姑俟續考○卷  
末有古壽呂君政跋云二十畧乃通志內之一書也其  
說益明先生少不事科舉惟務著書三舉孝廉兩舉遺  
逸俱辭後以經筵列薦特召賜對稱旨命以官主管禮  
兵部架閣文字乞還山詔給筆札修史及繕寫成書二

百卷造朝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詳諸房文字又命繳進通志通畧未及上而卒有子翁歸纔八歲家藏遺稿多散逸云

元貞陳言

元貞新政有北士吳助教陳定本十六策其言雖若泛濫至其條例時弊處沈著痛快今摘其要以示後

今天下以為亂邪而海宇清寧重譯來貢災沴不作年穀頗登未見其亂之迹也以為治邪而官吏姦貪盜賊

竊發士鮮知恥民不聊生號令朝出而夕更簿書斗量而車載庠序不立人材無自出之由律令不修官府無常守之法舍真儒用苛吏棄大本而求小功空中國事外夷取虛名而獲實禍漢以火唐以土此德運之重事先儒有相生相勝之評殷尚質周尚文此因革之大綱今代無所損所益之機學校科舉常平義倉平準物貨之法皆今之急務有益萬世而不為偽金偽銀妄醫謬卜巫覡符水之流皆古之所禁不遠千里而必取金銀



有入而無出不在乎鈔之舊新田疇少墾而多荒奚論乎穀之貴賤布帛翔涌而號寒者滋甚米粟漸平而啼饑者愈多邊鄙有數十萬之兵倉廩無五七年之積百司多不才之俗吏諸衛半無用之冗兵服色混有扎撒孫之權官爵濫有別里歌之選郡國苦達魯花赤不遷之虐驛站患脫脫和孫細檢之煩海東進名鷹動有千百騎之擾安南獻馴象嘗遺一萬里之憂鰥寡孤獨之人饑凍不知其廣惠流連荒亡之輩醉酖不問其所由

受一貫之錢者有刑撒花銀不在此例爭一壟之田者  
必訟奪草地莫敢誰何草料有字歌孫之偏枯頭匹  
有不蘭奚之乾沒海運糧不能以無擾鹽料草未免乎  
強科削民力置屯田利於此而害於彼改提刑為肅政  
舊其弊而新其名秋官之推轂之人吏部闕銓衡之法  
散官降職事三等選曹守無謂之規覃恩增品級一階  
有司敗垂成之典藍綠朱紫巧官有四時之遷省部院  
臺善進有九階之轉驟用者號稱不次滿考者目為不

通權門以之大開公道由是不立出納之吝一生二二  
生三上下交征萬取千千取百公行賄賂守令無牛犢  
之留私舉錢糧豪富有羊羔之息米至倉而官不為入  
耆老辛苦於上都物輸公而價不為酬商旅稱冤于外  
郡御史言官也經年未見言章翰林論思也終日未聞  
論狀北門有編修修譔所修者未審何書東觀有秘監  
監丞所監者未知何事太常乃禮樂之根本孰明五音  
成均實教化之淵源誰通六藝星芒示異本除舊布新

之事司天但務於禱祈日蝕為災蓋扶陽抑陰之徵太  
史惟陳其躔度河渠峻由地形不便都水失治水之宜  
印版壞無方略可陳興文有喪文之罪曰清流曰雜職  
朝儀混文武之班為大夫為將軍官階失左右之寄財  
穀止有此數十倍入難應橫支官吏既無定員千萬求  
莫尋見闕豺狼當道倖門如鼠穴之多虎豹守關甲第  
如蟻封之密士生纓弱冠上事君而下臨民親死不奔  
喪內成婚而外入仕上倍中中倍下田祿無公侯異等

之碩窮則變變則通指幣失母子相權之道江南苦茶  
鹽之重稅山西患穀粟之遠移逋縣未已於追徵繇役  
安在乎蠲免棄產拋家者比比如是質妻賣子者往往  
皆然賜予弗加於賢能公私以之而匱乏荅杖無小大  
之節徒流無遠近之分俸秩應添而不添冗員當減而  
不減朝士無修己治人之學臺諫盡呈身識面之徒目  
刻薄為忠貞殆似指鹿而為馬用奸黠治郡縣何啻驅  
狼而牧羊大臣持祿而不言小臣畏罪而不敢以朝三

暮四之術愚醉生夢死之民方今之勢如是而已雖非  
大亂亦未可謂之治矣○如上所陳多有警語特有時  
而牽於對偶失之不切則其意惟在作文非言事之體  
又且毛舉縷數如此是內而朝廷外而郡邑無一事無  
一弊無一處非病尚何足以為國乎此蓋急於吐露而忘  
其裁制也然其文意到處自是可采所謂定本十六策  
其目曰修實德則天道定嚴守廟則人事定重一統則  
大業定開言路則聞見定近正人則心術定設大學則

風俗定杜倖門則奔競定罷遠征則邊鄙定議律令為  
政之本廣學校為教之本增從祀為道之本復襲封為  
德之本興勸農為富之本汰監司為治之本褒隱士為  
勸之本用賢才為化之本以上十六事文詞浩繁且有  
重複迂緩處茲不盡錄或云此人譔成此書不曾投獻  
而歿其稿流傳果如是殆亦好名之士歟雖然猶勝於  
喑喑默默與草木俱腐者也

前朝封爵

宋時封爵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其間亦有臣子所不敢受封者謂如累朝潛藩曾經封冊則俱在不封之例偶見景定條法具載甚詳因錄于此雖時異事殊亦可見當日典故云

大國

趙

不封

晉

不封

秦

齊

魏

韓

不封

燕

楚

魯

梁

不封

宋

不封

陳

吳

越

夏

商

周

漢

唐

昇

不封

冀



豫 兗 荆 雍 揚 徐 鎮

益 鄧 邠 潭 涼 鄆 蜀

不封

太宗嘗封晉徽宗嘗封韓故不封餘皆此例若趙與宋則國名與姓故也

次國

衛 鄭 蔡 曹 許 代 瀛

不封

慶 岐 隨 密 邢 壽 潞

不封

不封

蘇 定 相 廣 延 婺 涇

不封

不封

福宿華

小國

江滕向黃紀譙原

宏祁鄆取舒邾介道

鄧蔣蕭邠譚霍萊

郇鄆鄆戴桐遂管

管沈虞應息英邾任

崇榮扈濮巢觀邾安

申 號 邾 杞 賈 鄣 邳

巳 夷 穀 頰 麋 黎 葛

蓼 項 眦 邳 茅 胙 膚

臯 滑卦不 邾 牟 權 甘 祭

尹 溫 毛 樊 成 單 劉

鞏 邵 邳 鄺 宰 鬲 甯

杜 呂 畹 留 郈 鄆 郚

焦 宛 鄩 襍 葉 郢 鄆

綰

勑

費

郜

隴

范

程

鄱

郇

潛

浯

遼

羸

絳

汲

梧

軹

營

翕

柁

蘭

易

鄱

洮

澤

昌

翟

陸

緇

卞

綸

廬

翼

鄒

房

邳

康

封不

沛

褒

彭

竇

鄂

鄴

薊

潁

封不

汧

沔

沂

肅

岷

郛

鄆

莘

順

渝

郛

蒲 鄴 豐 棣 光 儀 懷

永 盛 濟 信 羲 寧 襄

卦不

均 睦 丹 思 簡 忻 韶

嘉卦不 端卦不 循 恭卦不 愿 雅 通

虔 資 昭 欽 珍 淑 集

和 衡 會 撫 岳 袁 桂

蘄 澧 淶 洋 建卦不 廊 瓊

茂 衡 澶 德 吉 景 邴

博 賀 惠 潤 莒 郟 變

芮 薛 郛 鄆 羅 郛

節鎮

北海 青 高密 密 濟南 洛南 魯郡 龔度 彭城 徐

濟陰 興仁 東平 東平 襄陽 襄陽 南陽 鄧 漢東 隨

安康 金 房陵 房 滎陽 靈河 滑 汝南 蔡

淮寧 淮寧 汝陰 順昌 澶淵 開德 景城 滄 信都 冀

常山 真定 鄴郡 相 博陵 中山 河東 河 陝郡 陝

馮翊同

華陰華

華原耀

新平邠

洛郊邠

扶風鳳

天水秦

安定涇

臨汝汝

太原太

上黨隆

平陽平

新秦麟

廣陵揚

譙郡毫

符離宿

廬江廬

餘杭臨

會稽紹

吳郡江

丹陽鎮

吳興安

東陽婺

奉化慶

建康建

宣城寧

豫章隆

南康贛

長沙潭

江陵江

江夏鄂

安陸德

蜀郡成

梓潼潼

雲安夔

黔中紹

益川利

洋川洋

建安建

清源泉

南海廣

始安靜

江

寧容

漢中

元興

閬中閬

永寧邕

武當灼

河澗瀛

同安

慶安

武陵常

弋陽光

新定嚴

潯陽江

巴陵岳

唐安崇

瀘川

安江

安隆

慶

高安肇

慶

融水融

龍水宜

南平重

慶

犍為嘉

定

前朝科詔

唐設諸科取人而進士科獨貴當時見之贊詠有曰利市欄衫拋白苧風流名字寫紅箋又曰揚州十里小紅



樓盡捲上珠簾一半又曰莫羞脫落殘牙齒曾喫紅綾  
餅餤來皆所以侈其榮也宋沿唐制亦貴進士科然唐  
猶兼采時望不專詞章宋則糊名考校一決于文字而  
已故議者有一番科第諸色人皆備之說雖則云然要  
之實出于公其得之者蓋天與之而人亦貴之也獨有  
不可曉者如唐之李衛公卓為一代才相會昌之政焜  
耀史牒袁州讀書遺蹟至今猶存而乃見遺於科目如  
宋之李旼江該博偉碩范文正公至以師禮待之如程

伊川道德學術百世宗師如近世余樵隱才無文武一代逸材乃衛公輩人俱不中第若以文論則尹少稷陸放翁劉後村皆學富文工豈不足以綴末科而咸被黜落至煩特旨賜第進列清華甚可笑也考之唐制不見有科詔之類宋至南渡後三載一策士大槩以子午卯酉年鄉貢士以辰戌丑未年試禮部奏名進士而寅申己亥年則修明裡或舉郊祀其試鄉貢舊無定日故奔競者或有一人而試數郡紹興中懲其弊令諸郡同以

八月十五日引試當是年則二月一日頒詔旨示以取士之意而戒飭之凡遇此歲通謂之詔歲自德祐丙子正月行都失守是年科廢逮今踰三紀矣往時故跡銷磨漸滅後生小子無復能之前輩凋零鮮有能道者揭來劍津有儒家子賈似之出示咸淳登科記一冊黃絹碧標題曰咸淳七年同年小錄首載科詔覽之淒然益不見此久矣因錄以示來者而并述大略如此

咸淳六年二月一日詔書

勅門下朕聞為國之道得士則重隆周以鄉里舉盛漢  
以州郡薦莫不由此其選唐衆科之目進士為尤貴本  
朝因之斯道寢昌名臣輩出蓋其效可觀矣朕自踐祚  
嘉與海內俊茂臻於斯路永為天地之間惟理最大先  
皇帝實表章之以幸斯文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信乎其  
以寧也前年羣試禮部深詔執事務索諸理以觀其學  
庶幾成風以章先帝詒謀之仁思昔仁祖嘗下詔書以  
古道飭天下士天下士皆自濯磨亦翕然丕變一歸於

正若時得人號稱最盛至元祐而裕於所用迄至隆平  
今天下方聞之士素所蘊抱有志當世而弗壹新美之  
真材何由見朕今有詔令中外各舉進士勿以具文應  
諸路轉運使者其為朕精擇有司越庶伯君子尚既乃  
心以考其藝淵原正大之學忠實剴切之言朕所欲聞  
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凡爾選造其為時奮興式丕化  
于人文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咸淳七年省試戒飭考試官御札

我朝取士之途惟進士一科得賓興遺意事莫重焉出  
為世用者臺萊杞李之材相望也近年士風盛而古意  
衰習競浮華辭昧體要真材不足以勝諛聞雷同反得  
以蔽帚倖出朕甚非之嘗於秋賦激其原且令覆引汰  
其謬能者伸矣比復豫戒春闈以論策定去取經賦定  
高下此則蘇軾所謂以文章言論策為有用意也茲簡  
儒彥參典文衡其既乃心其詳乃視毋苟且毋偏執所  
置先後惟其當不必以不自己出為嫌為國得人益綿

金匱要略卷之四  
豐邑之澤則予一人以憚

付方逢辰以下

咸淳七年正月二十五日鎖院

敕差

知貢舉

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嚴陵方逢辰

君錫

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

東嘉陳宜中與權

同知貢舉

朝散大夫起居郎兼權兵部侍郎括蒼陳存體仁  
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子司業  
兼侍講古涪文及翁時學

監試

朝散郎殿中侍御史南豐曾淵子廣微

參詳官一十二員點檢試卷官三十員主管牒試



避親官一員監大門官一員監中門官一員中諸  
司官二員封彌官六員謄錄官三員對讀官二十  
四員巡鋪官八員彈壓受卷官一員總轄諸司官  
一員同主管官一員外諸司官一員各有銜位不  
盡錄是年省元吉州劉夢薦

貢院排場日分

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引試大學諸州軍正解免  
解詩賦論策三場

二月初六日初七月初八日引試大學諸州軍正解免  
解經義論策三場

二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引試博學宏詞三場并宗  
子取應二場

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引試大學公試經義詩賦論策二  
場

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引試武學公試七書義論  
策三場

二月十八日引試三學泛免一場

二月十九日引試京學頻申一場

二月二十日引試京學零分一場

別院試

敕差

監試官

朝散郎監察御史古括張志立澤民癸丑姚榜

主文官

朝奉郎新除將作監兼崇政殿說書長沙丁應奎  
圭叟癸丑姚榜

承議郎守秘書丞兼權度支郎官兼莊文府教授  
三山許自資道丙辰文榜

考試官二員點檢試卷官七員監門官共二員封  
彌謄錄對讀巡鋪等官共八員今不盡錄

別院排場日分

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引試避親并諸路漕舉監

舉進士詩賦論策三場

初四日初五日歇

二月初六日初七月初八日經義論策三場

二月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引試大學避

闕

賦論策二場

同日引試武舉內地平等正請正免人七書義兵機第

二場又引試大醫局習醫生局生三場又引試兩

淮正請正免武舉并絕倫人及安東州江陵府進

士七書義兵機策二場

二月十二日引試宗學公試經賦論策二場

四川類省試

舉送

大中大夫權兵部尚書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總領  
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  
兼提領措置屯田兼夔州路計度轉運使兼本  
路勸農使兼知重慶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南  
部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閬中朱

襁孫千載甲辰留榜

監試官

朝議大夫直寶章閣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

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提舉弓手寨兵兼本

路轉運判官四川制置使司

闕

鄧益季謙乙未吳榜

主文考試點檢監門封彌謄錄對讀等官皆不錄

以上皆省試事

咸淳七年五月四日御試集英殿

敕差

詳定官

中順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兼給  
事中兼侍讀章鑑

朝散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  
士院兼祭酒侍讀盧鉞

奉議郎守右正言兼侍講陳伯大



編排官

朝議大夫新除大府少卿鄧益

朝請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陳緯

初考覆考點檢對讀封彌巡鋪等官共二十六員

皆不錄

御試策題

問厥初顓宮實生兆民孰總其羣乃作之君孰牖其  
迷乃作之師君治之師教之禮樂刑政之所繇生與

其天下國家者壹是以元元為命脉凡議論所講明  
政事所設施罔非為邦本計夷考載籍率與天並言  
之明威視聽皆自我民其不可輕者固如此歟三聖  
傳心之要不越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大綱領  
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衆罔守然則一中妙用  
固所以為維持固結之道歟道之出有原道之傳有  
統前聖後聖同一揆歟我國家誕受天命以奄有九  
有列聖代光紹明大寶人斯無疆我先帝迪畏天顯

懷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敬履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  
至于今日益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于六經之奧要  
語一書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祇適猷訓行  
其所知召故老求賢才以尚賢也然召未能至求未  
盡獲何以致信順之助訓守牧戒貪殘以布治也然  
訓未必享戒未必革何以新治象之觀求牧與芻當  
謹也既不用嫺戚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  
見田里之無愁歎竭澤而漁弗忍也既力卻貢舉且

禁獻羨餘宜月益下之說而尚聞郡邑之有征斂義  
廩之發恃以賑饑而侵牟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  
賦而苛取或如故至若豁諸州之積負損版曹之故  
額俾紓急絕之擾深寓省憂之實而民未有愜志勢  
若中隔澤不下流歷思之汜不得其說意奉憲者導  
之未明歟豈吏罕廉平則治道衰歟將治生乎積非  
可速成歟抑習錮於玩未易遽革歟朕寅念先帝詒  
謀常恐羞之重為之惕然也子大夫博古通今風抱

經濟之蘊其據經以對母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此題視草學士不知為誰氣卑文弱黯無晶光甚  
非王言之體也當是時襄園正急事所宜問孰大  
於此恬不之及乃枚舉六七事之泛常者謬矣  
以上皆殿試事

咸淳七年同年小錄

五月二十一日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張鎮孫以下及第出身

同出身五百二人當日赴

期集所

六月一日准

敕依格賜進士期集錢及小錄錢一科計一千七百貫

文十八界

六月初五日

朝謝

六月十七日謁謝

先聖

先師

七月初十日賜聞喜同日降賜御詩于禮部

七月十八日拜黃甲同日叙同年于禮部貢院

七月 閏  
日准

敕依格賜進士期集錢及小錄錢第二次第三次共三

千四百貫文十八界立題名碑于禮部貢院

期集所職事官

糾彈 箋表 主管題明小錄 掌儀 掌計

典客 掌酒果 掌膳 掌器 司門

諸職並於五百

名內  
選差

### 謁殿職事

初獻張鎮孫 亞獻杜文甫 終獻陳鉞

糾彈 掌儀 贊禮 讀祝 奉幣 酌酒

詔禮 分獻 直罇 直盥洗 舉鼎 直爵

諸職依  
上選



第一甲

共十七人不能備載姑錄三魁可例其餘

字

鼎卿

小名

小字

金

第鼎一 具慶下

第一名年三十三七月五日寅時生治易一舉

張鎮孫 外氏何 娶蔡 兄弟

曾祖元貴 祖機 父南仲

本貫廣州南海縣城南廂高祖朝請大夫為戶

字

實翁

小名

小字

用之

第八十 永感下

第二名年三十九八月二十二日生治賦

鄉請初免舉

杜文甫

外氏姚

娶陸

繼

兄奇縉雲主學

曾祖僊

祖芭

父一桂故通直

本貫台州臨海縣

字

宜

小名方中

小字鍾真

第正十

具慶下

第三名年二十七九月日時生治賦一舉

陳鉞

外氏戴

繼

娶計

兄某貢成均弟某

曾祖思濟

祖紀

父應奎貢成均

本貢太平州當塗縣慈湖鄉化龍里

第二甲共三十九人

第三甲共七十七人

第四甲共一百九十八人

第五甲共一百七十一人

特奏名第一名吳清伯附第五甲

建寧府政和縣人

登科五百二人不能盡錄姑載三魁姓名于前則五百名可以類推蓋亦存古之意云爾革命以來不能存此

者多矣賈氏子猶存此錄乃其二父曰昌忠曰純孝者俱以辛未登科故有此也其本貫乃蜀之懷安軍金堂縣人兄弟皆治書中選可謂盛事其子今寓南劍城內之紫洲嶺云方今武功既著文治將興吾黨之士其摩厲以須他日賓興將見代有偉人出為吾道重此理之必至者也慎毋廢學自暴自棄云

凝于友人家獲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其年朱元晦先生登科乃科名以人重也但前缺二張未睹科

詔耳附錄于後以備參考

按紹興十八年至咸淳七年歷一百二十四年

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鎖院

敕差

知貢舉

左朝奉郎權尚書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邊智

同知貢舉

左朝奉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周

左奉議郎守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巫伋

參詳官

左朝奉大夫鄭 禹

左朝散郎行司農寺丞周莊仲

左朝散郎行國子監丞兼權尚書吏部員外郎沈

虛中

左朝散郎周 林

左承議郎行秘書省正字兼提舉秘書省編定書

籍官兼權尚書禮部員外郎葛立方

左承奉郎充御史臺主簿陳 夔

左奉議郎行太常寺主簿兼權秘書省校勘書籍

官林大鵬

左承議郎行宗正寺主簿王 葆

點檢試卷官

左朝請大夫監尚書六部門兼權尚書兵部員外

郎張 頔

左朝請大夫監登聞檢院余 仟

左朝奉郎行太常博士蔡 宰

左從事郎充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丁婁明

左承議郎新行國子監丞權監都進奏院李 誨

左宣教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權秘書省校勘

書籍官葉 紉

左宣教郎皇太后宅教授秦從周

左迪功郎守大理評事蔡 塤

左朝奉郎行大府寺主簿余賓興



左承議郎榦辦諸司審計司湯允恭

左承議郎郭彥參

左承議郎黃汝能

左奉議郎主管官告院章 夏

左宣教郎祝 閔

左宣教郎錢 密

左宣教郎元 益

左宣義郎王 悅

左迪功郎臨安府府學教授何溥

左從事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方升之

左迪功郎權臨安府北郭紅亭稅場孫良輔

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詩賦論策三場

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

別試

考試官

左朝請郎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余堯弼

點檢試卷官

左承奉郎樞密院編修官林 機

左承議郎榦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謝邦彥

左奉議郎就差監行在左藏東庫鍾世明

左從事郎監行在雜賣場鮑 同

二月二十三日引試

御試

敕差

初考官

左朝議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沈該  
左朝散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兼玉牒所檢討官

吳栗

左奉議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陳成之

覆考官

左朝散郎權尚書戶部侍郎李朝正

左宣教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湯思退

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勳員外郎沈介

詳定官

左朝奉郎試工部尚書詹大方

左朝奉郎監察御史張杞

左宣教郎大學博士王之望

編排官

左中大夫新除尚書戶部侍郎兼權兵部侍郎李

椿年

左朝請郎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余堯弼

初考點檢試卷官

左從事郎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吳武陵

覆考點檢試卷官

左文林郎秘書省正字兼提舉秘書省編定書籍

官孫仲鰲

續承指揮添差到對讀畢充初覆考同共考校

左朝散郎通判臨安軍府事黃衮

左宣議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曹筠

左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謝邦彥

左奉議郎監行在左藏東庫鍾世明

左從事郎監行在雜賣場鮑同

左從政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詹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凝按原刻此  
九字大書

四月十七日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

出身共三百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起

期集所

糾彈

江賓王 鍾離松 葛邵

牋表

俞處約 陳豐 陸升之 俞光疑 莫汲

主管題名小錄

何騰 何欽承 劉安世 程千里 田興宗



葉謙亨 柴衛 韓彥直 張宗元

掌儀

萬介 徐履

典客

余彥廣 朱登

掌計

蕭肅

掌器

潘觀國

掌膳

張穎

掌酒果

王允功

監門

方頤 袁富文

四月二十六日依

令賜錢一千七百貫

疑按原刻有偽

四月二十九日

朝謝

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

黃甲叙同年

五月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

先聖

先師

鄒國公

五月

闕

日立題名石刻于禮部

貢院

賜狀元王佐等開喜宴于禮部

貢院

第一甲王佐字宣子小名千里小字驥兒

年二十九月初一日生外氏葉

第一人 具慶下 第五十八 兄弟五人

一舉  
娶高氏

曾祖仁

故不仕

祖忠

故不仕

父俊彥

現任左迪功郎鎮江府教授

本貫紹興府山陰縣禹都鄉廣陸里父為戶

右迪功郎董德元字體仁小名丙哥小字長壽

年五十三月初五日生外氏曾

第二人

永感下

第七十七

兄弟二人

六舉娶曾氏

曾祖倚

故都官員外郎

祖蒙休

故不仕

父獎

故不仕

本貫吉州永豐縣雲蓋鄉善和里曾祖為戶

和州助教陳孺字漢卿小名叔頑小字石老

年三十一十一月初十日生外氏湯

第三人

具慶下

第四十

兄弟二人

一舉  
娶饒氏

曾祖德明

故不仕

祖世京

故不仕

父策

未仕

本貫撫州臨川縣西團鄉文公坊父為戶

凝按三魁俱照原式抄錄其餘不能盡載姑存總數于后

第一甲十人

第二甲十九人

第三甲三十七人

第四甲一百二十二

第五甲一百四十二人

特奏名一人

第五甲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年十九九月十五日生外氏祝

第九十人偏侍下 第五一 兄弟無人

一舉  
要劉氏

曾祖徇

故不仕

祖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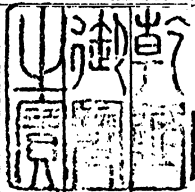
故贈承事郎

父松

故任左承議郎

本貫建州建陽縣羣玉鄉三桂里父為戶

凝按是年登科者三百三十一人惟朱晦菴先生卓  
絕千古傳於後世科名之重人歟抑人之重科名也  
特附于此以志景仰云





隱居通議卷三十